

清代史料筆記叢刊

柳南隨筆續筆

清王應奎撰



1993.5/194

清代史料筆記叢刊

柳南隨筆 續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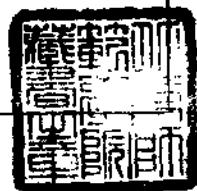
〔清〕王應奎撰

中華書局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938166



20938166

清代史料筆記叢刊
柳南隨筆 續筆

〔清〕王應奎撰
王彬 嚴英俊點校

★
中華書局出版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）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

★
787×1,092毫米 1/32·7印張·127千字

1983年10月第1版 198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50,001—11,000 冊

規·書號：11013·1215 定價：0.66 元

點校說明

柳南隨筆六卷、續筆四卷，清王應奎撰。應奎字東淑，號柳南，諸生，江蘇常熟縣人。生於康熙二十二年（一六八三），約卒於乾隆二十四、五年（一七五九——一七六〇）間，年近八十歲。

王應奎年少以詩名，後人評論他「古文博綜，典贍中有修潔之致。詩品更高，不拾人牙慧」。但他八入棘闈，都沒中式，退隱山居，「堆書及肩，而埋頭其中」。著作除了柳南隨筆、續筆外，還有柳南詩文鈔、海虞詩苑十八卷。

柳南隨筆、續筆仿宋洪邁容齋隨筆之例，內容大致可歸為兩類，一是讀書所得，隨手札記。凡經史子集，詩詞曲畫，文字音韻等，均有獵取。考詩的源流，究名物之根柢，訂正史實的謬誤，為文史研究，提供了許多線索。二是記自己所見所聞。王應奎廣聞多識，喜訪舊事軼聞，書中很大一部分是記士大夫文人的遺聞軼事，社會習俗，風土人情等。王應奎最宗仰王士禛，但對他著作中的失誤，也不為之隱諱，對名家趙執信、馮班、錢謙益等人也有評論。另外，關於復社、同聲社、應社、東林黨的史事，以及東湖書院、萬卷樓、絳雲樓、汲古閣、述古堂等藏書，也有

涉及。這些史料均有參考價值。但因隨筆業授劄劄，未遑芟革，間有謬載誤書，續筆糾正了隨筆之誤，故兩筆中間有重複。

柳南隨筆初刊於乾隆五年，續筆初刊於乾隆二十二年，嘉慶時張海鵬合刻隨筆、續筆，收入借月山房彙鈔。之後又有道光時陳璜、譚古齋重鈔本、光緒時申報館叢書本、民國時叢書集成鉛印本，各本均以借月山房彙鈔本爲祖本。一九一六年有掃葉山房石印本，只有隨筆而無續筆。

這次點校係採用借月山房本爲底本，與掃葉山房本互校，凡據掃葉山房本補入的條目及文字，加〔〕以資識別。續筆原有細目無總目，我們按照細目編了總目。點校過程中，承王鍾翰教授指導，最後他還替我們覆校了一遍，特此致謝。我們限於水平，錯誤恐當不免，希望讀者能給予批評指正。

王彬 嚴英俊

柳
南
隨
筆

柳南隨筆序

吾友王君東淑，隱居于李墓之濱，距縣治四十里。百年地僻，柴門晝掩，雖近市廛，如處巖壑。吳門沈籙士先生題其草堂曰柳南，取君家右丞詩句也。堂中積書萬軸，經史百家略具。君以四几周身，堆書及肩，而埋頭其中，鉅歲兢兢，不知戶外。搜討既富，溢爲著述，詩歌古文，既已取次成帙，多于束筍矣，而以其緒餘或遺卷八卷。搜遺佚，則可以補志乘；辨訛繆，則可以正沿習；以至考詩筆之源流，究名物之根柢，著虞初諸臬之異事，標解頤撫掌之新聞。蓋不出碎文瑣語，而談苑之質的，藝文之標準，皆有賴焉。以古人著書之例擬之，亦容齋洪氏之遺意也。昔洪氏之書，迄于五筆而止，今茲所就，猶勿塞耳。而藝林思見其書，等於飢渴，余因請君出之，爲付剞劂，俾枕中之秘，爲國門之懸焉。作之不止，乃成君子。他日次第成書，當如洪氏之數，余又將懸梨以擬其後矣。乾隆庚申七月望日，同里顧士榮文寧氏撰。

柳南隨筆目錄

卷一		一
卷二		三
卷三		四
卷四		六
卷五		八
卷六		十

柳南隨筆卷一

〔陳玉齋，字在之，邑諸生。少時，以「十里青山半在城」之句受知於錢牧翁。福藩南渡，起牧翁爲大宗伯。在之投詩，又有「千年王氣歸新主，十里青山憶謝公」之句，牧翁亦最賞之。相國蔣文肅公懷在之詩云「一生知遇託青山」，蓋謂此也。又在之和牧翁獄中詩，有「心驚洛下傳書犬，望斷函關放客雞」之句，亦爲牧翁所稱。〕

益都趙官贊秋谷，秋信，少負才名，于近代文章家多所訾警，獨折服于馮定遠。一見其雜錄，卽歎爲至論，至其朝服下拜焉。嘗至吾邑謁定遠墓，遂以私淑門人刺焚于家前。新城夫子亭雜錄中所謂「世人于馮定遠，乃有皈依頂禮，不啻鑄金呼佛」者，蓋謂官贊也。

李中丞馥，號鹿山，泉州人也。中康熙甲子科舉人，歷官浙江巡撫。性嗜書，所藏多善本。每本皆有圖記，文曰「曾在李鹿山處」。後坐事訟繫，書多散逸，前此所用私印，若屬之識者。夫近代藏書家，若吾邑錢氏、毛氏，插架之富，甲于江左，其所用圖記輒曰「某氏收藏」，「某人收藏」，以示莫予奪者。然不及百年而盡歸他氏矣。中丞所刻六字，寓意無窮，洵達識也。

徐蘭，字芬若，號芝仙，邑人也。學詩于王司寇阮亭，阮亭極稱之，采數首入居易錄。浙水

沈方舟用濟嘗與吾友汪西京沈務論近日虞山詩人，以芬若爲第一，西京不能對，蓋不知其爲陵座也。歸而訪之里人，知芬若自少流落都下，數十年中僅一歸展墓，故知之者絕少。其歸而展墓也，在康熙四十六年。墓在北門外，亦迷其處矣。自辰及午，徧訪不得。有墳戶李奉寧者，留之小飲，正舉杯間，風捲埃塵眯目，一書從梁上墮，拾視之，乃山田冊也。凡北郭外墳墓悉鱗次編載，而芬若先塋則近范家墩，覓之果在。此事若有鬼神默相之者。芬若因作五言古詩四章紀事。未幾仍入都，嗣後不復歸里，每方舟自北還，輒託以一盂祭墓焉。雍正三年，芬若年已六十餘矣，久占籍天津，以紅蘭主人事牽連，勒令家居，不許在外行走。又幾年以疾卒。

沈確士德潛嘗語予云：「芬若工畫，可繼惲正叔，而白描人物，一時無對，不特長于詩也。」予所見芬若詩已付梓者，有芝仙書屋集一卷，計詩二百三十餘首，籍貫仍刻海隅。而出居庸關詩，有「馬後桃花馬前雪，出關爭得不回頭」之句，確士亟爲予稱之。惜未刻集中，無從見其全也。

某宗伯于丁亥歲以事被急徵，河東夫人實從，公子孫愛年少，莫展籌，瑟縮而已。翁子金陵獄中和東坡御史臺寄弟詩，有「慟哭臨江無孝子，徒行赴難有賢妻」之句，蓋紀實也。孫愛見此詩，恐爲人口實，百計託翁所知，請改「孝子」二字。今本刻「壯子」，實係更定云。

東坡云：「予以書繫御史臺獄，獄吏稍見侵，自度不能堪，死獄中不得一別子由，故作二詩，

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。而某宗伯云：「丁亥歲三月晦日，忽被急徵，銀鑪拖曳，命在漏刻。河東夫人冒死從行，慷慨首塗，無刺刺可憐之語，余亦賴以自壯焉。獄急時，次東坡御史臺寄妻詩以當訣別。獄中遇絕紙筆，臨風聞誦，飲泣而已。」夫寄弟詩也，而謬曰寄妻，東坡集具在，不可證乎？且伊原配陳夫人，此時尚無恙也，而竟以河東君爲妻，並后匹嫡，古人所戒。卽此一端，其不惜行檢可知矣。

徐復祚，字陽初，號蓍竹，大司空杖之孫。博學能文，尤工調曲。某宗伯題其小令，以高則誠爲比。傳奇若紅梨、投梭、祝髮、宵光劍、一文錢、梧桐雨諸本，至今流傳于世，然不知其爲陽初作也。又嘗做陶九成輟耕錄作邨老委談，原本三十六卷，今所存者六卷而已。余悲陽初有如許著作，而身歿之後，遺書散佚，名字翳然。文人之傳與不傳，洵有命在，千秋萬歲，子美所以致歎于寂寞也。會己酉歲昭文修邑乘，予爲言于陳君亦韓祖流，載入文苑傳中。

顧復，字復生，邑人也。習岐、黃業，兼能詩。嘗有句云：「初暑餘春氣，殘雷變晚晴。」余極愛之，謂可與唐人「海日生殘夜，江春入舊年」一聯並傳。生平詩篇甚夥，其稿如束筍者數卷，余見之于支川法城禪院，蓋其子在院中爲僧云。

詢字，韻書入十一真，相倫切，音同苟，咨也。尚書「詢事考言」，「詢、謀、僉同」，毛詩「周爰咨詢」，「詢于芻蕘」，左傳「咨親爲詢」等處，皆作平聲讀，而吳郡人訛作去聲者大半。（先是，孫孝

康亦崖陽以科場事謫戍遼左，蒙恩放歸。己卯，聖駕南巡，問孫暘在否？赤崖獻詩行在，有「君王猶詢小臣名」之句，詢字竟作去聲。滿大臣阿蘭泰摘其誤，一時以爲笑柄。又本韻中「聞」字並無上聲，今人亦多訛讀，不可不知。韓退之有言：「凡爲文詞，宜略識字。」況詩本以聲韻爲主，豈可以不識字乎？

吾邑馮舒，字已蒼，嗣宗先生復京子也。嘗以議賦役事語獨縣令瞿四達，瞿深銜之。會已蒼集邑中亡友數十人詩爲懷舊集，自序書大歲丁亥，不列本朝國號，年號又歷卷載顧雲鴻昭君怨詩：「有胡兒盡向琵琶醉，不識絃中是漢音」之句。卷末載徐鳳自題小像詩：「有作得衣裳誰是主，空將歌舞受人憐」之句。語涉譏謗，瞿用此下已蒼于獄。未幾死，蓋屬獄吏殺之也。已蒼之孫修與余善，爲述其顛末如此。又聞已蒼在獄中，桎梏而桎。友人往候之，已蒼自顧笑曰：「此特馮長作戲耳。」蓋已蒼頹然長身，人以馮長呼之，馮長與「逢場」同音，故云爾。

陳絳跌先生，名式，邑貢生，余王母之父也。嘗作燕都賦一篇，俾其子宿源潤熟誦。丁酉科場之變，凡南北中式者，悉御試瀛臺，題卽爲瀛臺賦。宿源亦于是科登賢書，在御試列。是時每舉人一名，命護軍二員持刀夾兩旁，與試者悉惴惴其慄，幾不能下筆。宿源卽以燕都賦改竄成篇，頃刻而就。世祖覽之稱善，欽定第二名。

鄧林梓，字肯堂，邑人也。順治丁酉將赴省試，祈夢于韋蘇州廟，神示以「中式力田」四字。

肯堂竊意是科可中，但當從此知止，歸老田間，無望甲科矣。迨榜發，邑中中陳溯潢。溯潢父名式，力田者合之爲「男」字，言中式男，鄧無分也。

錢錦城，字鏡先，宗伯孫也。少以詩名，有集一卷，其家副憲爲序。嘗之京師，攜其集就正新城先生。先生一見其序，卽曰：「其家有湘靈隱在，舍之而求副憲，是從爵位起見也，詩可知矣。」遂擲去不觀。

武林有松仙人者，隱居南高峯下，不衣、不食，有道術，能前知。吾邑魏叔子仲曾以「甲子年家」四字寄請一決。踰年以原字寄還，旁批「四不」字。後叔子果不登甲榜，又無子，死時年未六十，家貧甚，幾無以斂，一一如松仙所決。同里顧潤寰，家無儋石，而性好施予。嘗于嚴冬晨起如廁，廁上先有人在，而下體無袴，潤寰惻然，卽脫己袴贈之。其濟人多此類。後生子麟，中順治甲午舉人。

陳眉公臨終時，手書影堂一聯云：「啓予足，啓予手，八十歲履薄臨深，不怨天，不尤人，千百
年鳶飛魚躍。」遺筆囑諸子云：「內哭外哭，形神斯感。請將珠淚，彈向花木。香國去來，無怖無
促。讀書爲善，終身不辱。戒爾子孫，守我遺囑。又遺命葬余山中，平土中不封不樹，子孫默識
其處而已。」先生于去來之際從容如此，雖學問不無可議，而其人固不易及也。

太倉王司馬在晉之祖以漁爲業。一日舉網溪邊，時已薄暮，彷彿有人語云：「我已守候多時

矣。少頃有戴鐵胄者至，卽我替人也。未幾，果有人到溪邊，以釜覆頭上，將褰裳以渡。王大呼云：「不可！不可！此處有鬼，無以性命輕試也。」其人遂不敢渡。未幾，又彷彿語云：「守候良久，纔得一人，又爲兵部尚書救去，奈何？」王心且喜且疑，以爲「彼呼我爲兵部尚書。我漁人也，何自而爲此？」是時在晉猶未生也。厥後在晉舉進士，歷官至大司馬，果贈祖如其官。

江陰李忠毅公死闕禍時，年甫三十有四，子尚幼，而太公方在堂，爲撫孤寡，頗費經營。乃大書一聯于廳事云：「謀生我爲添蛇足，報國兒曾捋虎鬚。」蓋紀實也。後忠毅受卹典，而太公亦誥封如其官，年至八十餘而終。「謀身拙爲安蛇足，報國危曾捋虎鬚。」本韓偓詩。

熊大司馬廷弼，先中萬曆某科湖廣武鄉試第一名，後又棄武就文，中萬曆丁酉湖廣鄉試第一名。于是榜其堂曰：「三元天下有，兩解世間無。」

吾邑錢某，少年頗攻房術，延方士張思任于家，欲爲大陰，遂致腐爛。同年徐季玄侍在作詩嘲之，有「去柄爲司禮，留胞作相公」之句。舉人薄味元聞之，一笑脫頤。時味玄適在妻家，妻父黃悟玄延醫張又玄治之，百方不效，兩日竟死。邑中爲之語曰：「錢某陽物，笑殺舉人薄味玄，急殺詩人徐季玄，難殺醫人張又玄，苦殺丈人黃悟玄。」

某宗伯序馮定遠詩，比其人于劉孝標、馮敬通，見者以爲實錄。按兩人皆有悍妻，而定遠亦如之。于是陳在之獨酌謠中遂有「馮君詩序由蒙叟，叱狗蒸梨事滿篇」之句。自注云：「孝標以

下，擬人于倫，何其刻也！定遠之子行賢，以陳詩發其父之隱，遂深銜之。會在情味集刻成，行賢吹毛索癢，不遺餘力。至批其後云：「開闢以來，無此不通之人。」余謂在之之詩雖多可議，然行賢之論未爲平允。今在之情味集板已燬于火。

陳在之學詩于馮定遠，盡得其指授，而背輒毀定遠，不遺餘力。定遠比之千逢蒙，偏訴邑中士大夫，在之反以此得名。于是邑中後進之士從定遠遊者，或因聲名未立，遂有效在之故事者矣。

家詩老露潛嘗爲余言：「人有終身爲詩，不能成家，而間有好句，亦難盡泯。吾邑如徐漢詩有「僕去身爲得力奴」之句，馬永奠詩有「苦菜根多鍊齒牙」之句，李某詩有「病得中醫不費錢」之句，皆警策可誦。此正如諺所云「低棋也有神仙著」也。

余同里閑之友，號稱莫逆者不過三四人，皆當世知名士。余一日各以四字品目之，頗爲曲肖：侯君秉衡曰「光明俊偉」，陳君亦韓祖范曰「澹泊寧靜」，汪君西京沈秀曰「秀發飛揚」，謝君憲南元賜曰「短小精悍」，家西澗樹莊先生聞之，以爲大類汝南月旦，遂各因其字以韻之曰：「光明俊偉，侯秉衡，秀發飛揚，汪西京，澹泊寧靜，陳見復，短小精悍，謝廷岳。」見復者亦韓自號，廷岳者憲南自號也。先是余亦自號曰雲北山人，憲南因續之曰：「軒豁呈露，王雲北。」恰叶陳、謝兩君別字，亦可謂巧合云。

先生之稱，自論語、曲禮始。老先生之稱，自史記賈誼傳始。其有止稱曰「先」而猶言「先生」者，見于史記、龜錯傳、學申、韓刑名、軾張恢先所是也。有止稱曰「生」而亦猶言「先生」者，如漢書賈生、伏生、董生之類是也。

古者師曰先生，曲禮「從于先生」是也。父兄曰先生，論語「有酒食，先生饌」是也。學士年長者曰先生，孟子「先生將何之」是也。外此未嘗混施也。今則不然。同輩而先生之矣，後進而先生之矣，醫卜而先生之矣，商賈而先生之矣，甚則輿臺皂隸而亦先生之矣。方正學謂君子之于名，必使尊之者無過，受斯名者無愧而後可。況先生之爲義，漢儒以「先醒」釋之。今日衆人皆醉，誰爲先醒者？乃尊之者不以爲過，受之者不以爲愧。舉世披靡，亦可嘆矣！

弇州觚不觚錄云：「京師自內閣以至大小九卿皆稱老先生，門生稱座主亦如之，蓋稱謂之極尊者也。外省則自僉憲以上，悉以此稱巡撫，若稱按部使者，則止曰先生、大人而已。」阮亭居易錄云：「京官各衙門相稱謂，皆有一定之體。蓋沿明舊。如內閣部堂彼此曰老先生，翰詹亦然。給事中曰掌科，御史曰道長，吏部曰印君，曰長官，自國初以來皆然。余己巳冬再入京師，則諸部郎官以下無不稱老先生者矣。此亦觚不觚之一事也。」余謂阮亭所云己巳，在康熙二十八年，比之弇州時，風氣已大異。今則一登兩榜，未有不「老先生」之者。蓋距己巳三十餘載，而風氣又爲之一變矣。

詩與詞之界不分，而詩格遂多委茶；古文與時文之界不分，而文筆遂至軟熟。詩文自南宋以後，靡濫極矣。有明作者，如崑崙、滄溟二李先生，言詩必漢、魏，必三謝，必初盛唐，必杜，言文必左、國，必史、漢，殆亦所以矯之。後人動輒詆毀，恐未足爲公論也。

雲間曹謬廷，嘗與余論古文，言及歸太僕，因述其鄉焦孝廉廣期之言，謂：「太僕集外尚有無數好文章，恨未見耳。」余訝而問之，謬廷笑云：「焦先生之意，蓋謂太僕惜以下壽卒，假使再延數年，給事館閣，應更有高文典冊垂于後世。如乞致仕疏所云『作唐一經，成漢二史』者，必不付之空言也。」然則謂太僕集外尚有無數文章，豈爲過哉！

吾邑有周子肇者，以鬻書爲業，而喜交士大夫，又時時載書出遊，足跡幾半天下。年甫六十，卽製一棹，極其精美。所至輒載以自隨，謂逆旅旦夕不測，身後可無慮也。會邑中魏允恭仕以泰安令行取入都，得疾遽歿，倉卒欲市一棺而未得其佳者。子肇故與允恭善，是時亦適在京邸，乃卽以所載棺與之。子肇自爲計，乃適供允恭用，事亦奇矣。

譚清，字冰仲。善琴，得季蓮澗之傳，胡笳四序尤爲擅場。所居在邑之支塘，編竹爲屋，環以疎籬，流水桃花，如武陵世外，興至一彈再鼓，餘韻悠然。既歿後，猶有琴聲隱隱從竹屋中出，風清月白之夜，邨人往往聞之。

董玄宰先生嘗至吾邑孫方伯家。方伯有所親某，田舍翁也，而慕董先生名，聞先生至，特擎